

家国沧桑

改革纪行点滴

Reflections  
on China's  
Reform Trajectory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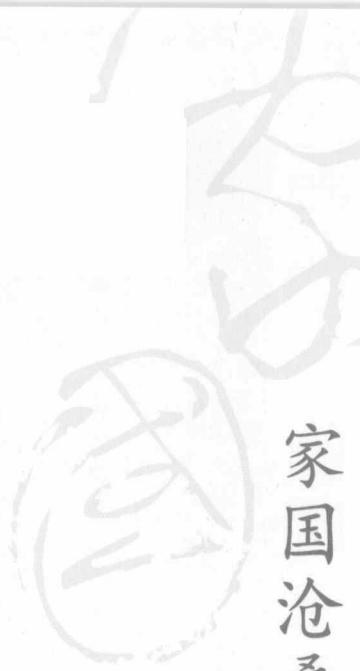
林春

  
现代中国研究论丛

家国沧桑改革纪行点滴

Reflections  
on China's  
Reform Trajectory

林春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家国沧桑：改革纪行点滴 / 林春著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11

(当代中国研究论丛)

ISBN 978 - 7 - 5097 - 0427 - 1

I. 家… II. 林… III. 改革开放 - 研究 - 中国 IV. 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64845 号

·当代中国研究论丛·

家国沧桑

——改革纪行点滴

著者 / 林 春

出版人 / 谢寿光

总编辑 / 邹东涛

出版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址 /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邮政编码 / 100005

网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65269967

责任部门 / 编译中心 (010) 85117871

电子信箱 / bianyibu@ssap.cn

项目负责人 / 祝得彬

责任编辑 / 祝得彬

特约编辑 / 刘启云

责任校对 / 王晓蕾

责任印制 / 岳 阳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市场部 (010) 65285539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三河市世纪兴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 × 1092 毫米 1/20

印 张 / 16.5 字数 / 283 千字

版 次 /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0427 - 1/D · 0173

定 价 / 35.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1949—2009；1978—2008：

为纪念伟大祖国国庆六十周年，改革起步三十周年

给一生追求完美的父亲和顽强的母亲；

给爱我的伯父伯母；

给我至亲的姐妹兄嫂家人；

给我们在天南海北长大的孩子，愿他们能生活在一个  
更好的世界

献给在四川的惨烈地震里消逝的无辜生命，奋勇救援  
的军民志愿者，和他们身后十三亿在危难中一跃而起光彩  
夺目的中国各族人民

# 序

改革三十年，祖国已沧桑巨变。得失之间充满矛盾甚或悖论，乃至经常发现争辩的各方都自有道理，无法做黑白分明、非此即彼的判断。然而，有没有大是大非，有没有路线性的问题呢？在一个摈弃“主义”的时代，要不要讨论这样的问题呢？这本小书，集结了作者改革初期和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一些有关的文章，两相比照，期望有助于对为什么很多当年至诚支持改革的人会转而对其走向持担忧、批评的态度有所解释。同时，作为个案，亦或有助于说明近年来思想界的辩论，实在并非改革与反改革之争，而是有关改革的方向、性质之争，即何谓改革，怎样改革，为什么人的改革。的确不是个别人的想法变了，而是改革本身发生了变化：从全球化接轨立场出发对改革目标及步骤方法的解释和处理，有违改革初衷，造成本来是一场社会主义自我调整运动的某种蜕变。如果说从指令性政治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转轨是改革，那么从市场经济向强势权贵资本、向贫富分化等再转轨，势必导致对改革的否定。因此，在逻辑上，中国人民的改革大业为自救和成功而重新调整定位恐怕就不能不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原计划在已发表过的文章之外，以专为这本文集所写的“追寻父亲的改革理念”收尾。但数易其稿，力不从心，心又不从成规，只好暂时放弃。2005年夏天最后失去父亲的伤痛，无从摆脱给流逝的时光，只因为有太多的发展联系着他的失望和希望。他少年投身革命，终生自学，在参与国家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理论实践中

形成一套系统的以社会化为中心的经济哲学——从产品到产权的社会化；从劳动到信息和知识的社会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这种新型经济有赖于特定的政治法律制度和文化道德的阐释；对所有制的封闭性，进而所有制决定论误区的分析；对联产承包双层经营、克服城乡贫困、劳动解放的途径等重大理论和政策的研究，都有他特殊的贡献。2000年前后他因病休养，有段时间每天陪他散步。难忘他反复说“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痛心疾首。不能出远门调研了，他仍看很多材料，还读中外新书。实际问题中对双层经营创举中集体一层的瓦解，乡镇企业的变迁，和国企改制中公有资产流失、工人无权作主等尤其关注。加上家里小霞的大哥砸死在老家的煤窑，二哥接力顶工；日常见闻的腐败伪劣、不公不义、环境恶化等等，都让他难过生气，更有肺腑之深的内疚。改革没搞好，难道主张改革的人不应该感到震惊、有所检讨吗？后来的政策转变，特别是科学、和谐发展的提出和为农民、农村减负增收等措施，他若有知该会感到安慰吧。

老一辈人的信念，对于今天的人来说，是应该丢弃的历史负担还是前进创新的精神源泉？如果现代化的代价是背叛，是容忍官僚对民众的反攻，是压迫剥削向劳工神圣的还乡团，那么所谓现代的价值就很值得怀疑思索。一位逝者曾慨然感叹“我们年轻时为之奋斗的理想，不是离我们更近，而是更远”。此言之痛恐怕唯有曾经为那理想决然献身的人才真能体会。想起黄纪苏写格瓦拉，“那艘挑战汪洋一般历史必然性的小游艇，那些眼中闪耀着遥远星光的奴隶，那位向未来跋涉不停、把自己告别旧世界的身影定格在地平线上的使徒……”；再读王久辛为死难红军咏铸的《大地无穷歌》，万千革命烈士的牺牲，怎能遗忘，怎能辜负。有位朋友因此替母亲在墓碑上刻下“新四军老战士向陈毅军长报到”的豪言（回应“此去泉台集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只要一个“自由、民主、幸福的新中国”和新世界还没有真正建起，只要使革命在道义上成为可能的社会条件还没有完全铲除，曾经召唤了前赴后继

几代人的远大理想，哪怕是梦想，就不会过时、不可放弃。一面是灯红酒绿的浮华和大国崛起的诱惑，另一面却是黄土大地深处的叹息、抗争和向往。两者孰轻孰重，也许会成为继 1978 年的思想解放之后，再一次全民反思的主题？

本书所收的文章绝大多数曾在国内杂志发表，《读书》相对集中，要特别感谢它提供的平台。文章有的极短，有的较长。除了个别错字病句，未作修改。包括当时的一些特定词语都予以保留，以尊重历史原貌。有几篇用的是未经编辑删节的原文，文后附有说明。每篇之后有简单的背景介绍或评论。回过头去看三十年前的旧作，缺乏国际视野，对周边和世界没有了解，坐井观天，一厢情愿。由于多为鼓呼改革的政治评论，有时流于宣传式的肤浅片面，文风也很可指摘。但它们是一个风云时代点滴的祖国记事，或许仍有某种直接的现实意味。承蒙合作者的慷慨，以及有关出版机构的同意（书中转载了数篇两人署名的文章）而转载。与李银河一起呐喊民主的记录，亦可算作对青春和友谊的纪念。写过的东西，不曾留意保存。全凭中央党校刘启云教授投入宝贵的时间精力寻找搜集，有些经过计算机处理再转寄作者，并提出有益的文稿整理意见。同时，有幸得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支持，尤其是祝得彬编辑的严谨、耐心和努力。最后，感谢所有多年来帮助、影响过自己的思想者，包括交流论辩、探索求真的诤友。他们也许不赞成书中的观点，但愿意捍卫每个人发言的权利。此书思路行文一切错失不当之处，尚请读者指教。

林 春

2008 年 4 月 18 日

# 目 录

## 上篇 为改革呐喊

1	1977	论生产力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	3
2	1983	马克思的历史发展学说 .....	30
3	1978	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几个问题 .....	57
4	1978	谈谈两种民主 .....	79
5	1978	要大大发扬民主和加强法制 .....	林春 李银河 91
6	1979	纪念张志新 .....	林春 李银河 105
7	1979	试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时期 反封建残余的斗争 .....	李银河 林春 110
8	1980	与传统的封建文化告别 .....	林春 李银河 125
9	1982	中国的家庭制度 .....	133
10	1984	关于山西省农村知识分子的考察报告 .....	155
11	1984	卢卡奇的思想和活动 .....	曹天予 林春 166
12	1988	怀念黎澍 .....	190

## 下篇 改革方向辨

13	1998	不朽的宣言——纪念《共产党宣言》150周年	197
14	1998	二十世纪史与“历史共产主义” ——简评《极端年代》	204
15	2001/2005	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的自我认同	232
16	2004	评龚育之“独特的超越”和马若德“文化革命对改革 时代政治文化的影响”	242
17	1998	“清醒的少数”	246
18	1996	社会主义与消灭贫穷	253
19	1999	教条突破与制度创新	258
20	1998	国家与市场对妇女的双重作用	265
21	2003	什么是中国的比较优势	277
22	2007	资本主义是中国的出路吗?	291
23	2004	小康社会的公共政策构想	298
24	2006	承前启后的中国模式	315

上篇

---

为改革呐喊



1977

## 论生产力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生产力在历史发展中起着最终的决定作用，这本来是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我们所以要回到这个题目上来，是由于在长时期中，它几乎被“四人帮”及其御用“理论家”们用乌烟瘴气的宣传所埋葬。“四人帮”篡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用历史唯心论反对历史唯物论，肆意诋毁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其结果，历史唯物论在一些人的头脑中面目全非，或者变得生疏了；人们不敢理直气壮地讲生产力的作用，甚至怀疑生产力起决定作用的原理是否已经过时。然而，历史唯物论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sup>①</sup>，它所揭示的客观规律不可抗拒。违背客观规律，是不能不受到惩罚的。坚决清除“四人帮”唯心主义宣传的流毒，恢复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本来面目，是一件重大的、迫切的事情。

### 一 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

最终决定历史发展的，是生产力还是上层建筑？我们和“四

<sup>①</sup>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2卷，第443页。

人帮”对这个问题的截然相反的回答，标志着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分野，也反映了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与一小撮从历史反革命走到现行反革命的野心家、权力迷的对立。

历史唯物论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归根到底生产力决定一切社会关系，决定社会的性质和社会的发展。“四人帮”站在历史唯心论立场上，颠倒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张春桥和姚文元在他们那两篇黑文中，侈谈消灭一切旧生产关系和一切旧社会关系，但是对于为此所必需的生产力的发展却只字不提。他们炮制了用别人名义发表的《驳“基础论”》的文章，对生产关系的改革需要物质基础这一马克思主义观点大加攻击。他们的大小侍从利用一切宣传工具，不惜笔墨宣扬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决定生产力的谬论。他们还把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并且最终决定一切社会关系这一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叫做他们所谓的“唯生产力论”，进行围剿，必欲置之于死地。遗憾得很，不管你怎样攻击围剿，生产力总是要起决定作用的，也恰恰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决定了“四人帮”的倒台。在生产力的作用问题上我们与“四人帮”的分歧，是坚持或者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原则斗争，不可不辩论清楚。

为什么历史的发展以一种社会形态取代另一种社会形态？为什么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上，社会分裂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为什么在旧政治制度的废墟上会建立起新的政治制度？为什么人类的精神生活——思想、宗教、文化、艺术等等不断发展，划分出演进时代的不同？为什么大革命的风暴席卷了法兰西，却没有同时席卷在皮鞭下呻吟的非洲大陆？又为什么游牧的蒙古可汗征服了中亚北非，反而穿起被征服民族的服饰，定居农耕，甚至皈依了伊斯兰？多少世代以来，为了找到答案，有无数的思想家走过了无数弯路，作出了无数解释。但是由于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他们的探讨尽管取得了某些成果，总的说来都没有也不可能得到

正确的答案。

只有历史唯物论是“引导我们去探索那些在整个历史中以及个别时期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的唯一途径”<sup>①</sup>。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的研究早已表明：社会发展是统一的自然历史过程。列宁总结道：“马克思究竟怎样得出这个基本思想呢？他所用的方法就是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来，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来，并把它当做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sup>②</sup>不仅如此，“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不言而喻，没有这种观点，也就不会有社会科学”<sup>③</sup>。马克思主义使人类历史第一次被科学地作出唯物主义的解释。“四人帮”硬要把我们从阳光普照中拉回到黑暗蒙昧中去，是世界观上的大反动、大倒退。

马克思主义与“四人帮”的思想体系在每一个基本的历史观点上都是针锋相对的。

第一，历史唯物论的一个最浅显的道理，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首先必须能够生活。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sup>④</sup>。“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sup>⑤</sup>正是我们祖先那第一双能够制造工具的手，正是它那第一个可以被称为劳动的动作，翻开了人类历史的篇章。没有劳动，没有物质资料的生产，没有生产力的发展，就没有一

<sup>①</sup>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5页。

<sup>②</sup>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选集》第1卷，第6页。

<sup>③</sup>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选集》第1卷，第8页。

<sup>④</sup>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2页。

<sup>⑤</sup>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259页。

切。“四人帮”住着楼台亭阁，吃得脑满肠肥，却偏偏否认这个最简单的真理。他们说，“八亿人民主要是抓上层建筑”<sup>①</sup>，“不怕停产，不怕停工”<sup>②</sup>，不怕“不出产品”，不怕“颗粒无收”<sup>③</sup>。这些否认物质基础的昏话违背最普通的常识。可敬的老爷们，为什么不先把你们吃穿住用的“物质基础”舍弃掉呢？为什么你们非但不舍弃，反而用工人农民的血汗把这些“物质”增加到骇人听闻的程度呢？你们妄图从物质基础上根本毁灭社会主义的狼子野心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社会历史首先是生产的发展史，因此，它同时也就是物质资料生产者本身的历史。“四人帮”鄙夷物质基础，否认生产力的作用，必然抹煞劳动人民的历史作用。在他们口中笔下，帝王的争权夺利，将相的文治武功，儒法的思想论争等等全然代替了劳动人民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历史。在他们眼里，劳动是耻辱，大干社会主义无功有罪。那些先进生产者、劳动模范尤其被恨之人骨，加以无情打击。这充分暴露出“四人帮”与工农劳动人民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

第二，在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中，人们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生产力总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的形式内发展的。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呢，还是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姚文元亲自主持炮制的一篇署名“程越”的文章，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用一句话来概括：“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的改革。”<sup>④</sup>按照这个“概括”，生产力不是第一性的，不是决定生产关系的，相反，它是被生产关系所决定的，它的发展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离不开”生产关系的改革，改革一间歇，生产力就停滞。这个“概括”的背后的意思也很明显，那就是，生产关

<sup>①</sup> 转引自1976年12月15日《文汇报》。

<sup>②</sup> 转引自1976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

<sup>③</sup> 转引自1976年第12期《红旗》。

<sup>④</sup> 程越：《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红旗》1976年第4期。

系的改革离得开生产力的发展，可以根据主观意愿随时随地任意加以改革。既然如此，那么请问：在人类历史上，当一种适应生产力的新的生产关系建立起来并处于相对稳定的时期，生产力获得迅速发展的事实怎样解释呢？当新的生产力没有出现的时候，人们企图改变旧的、剥削和压迫他们的生产关系的尝试总是归于失败的事实又如何解释呢？既然否定相对稳定的生产关系，那么人类历史划分为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的事实岂不是也被否定了吗？“四人帮”竟然把这种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的“理论”叫做“马克思主义”，把这样的文章刊登在他们控制的刊物上，而且印成小册子，印数达几千万册，强行推销。在实践上，他们不顾一切地去“改革”我国人民用千辛万苦、流血牺牲的革命斗争所换得的胜利成果，他们的“改革”只是破坏和复辟的代名词。

毛主席指出，“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力发展了，总是要革命的。生产力有两项，一项是人，一项是工具。工具是人创造的。工具要革命，它会通过人来讲话，通过劳动者来讲话，破坏旧的生产关系，破坏旧的社会关系。”<sup>①</sup> 在使用石器的原始时代，不可能建立奴隶主或封建主的所有制关系；同样，在大机器操作的生产力水平上，也不可能允许个体的小私有制继续生长。生产关系是被生产力决定着的。生产关系的改革永远只是为着适合新生产力的需要。企图离开生产力的发展随心所欲地维护过时了的生产关系或者改变未过时的生产关系，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在阶级社会中，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是通过代表新的生产力的先进阶级推翻代表旧的生产关系的反动阶级的社会革命来实现的。资产阶级起来反抗封建秩序，无产阶级起来反抗资本的统治。阶级斗争是历史的直接动力。无论是阶级关系的变化和阶级斗争的发展，都被生产力所决定，所制约。青铜器的出现曾使人类跨进阶级

<sup>①</sup>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19页。

社会的门槛；产业革命则使工人阶级空前地成长壮大起来，它的使命恰好是最后消灭阶级。为什么中国古代史上的几百次农民起义或是被残酷地镇压，或是被地主阶级利用作改朝换代的工具？因为农民不是新生产力的代表，失败就成为必不可免的结局。也正是基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客观规律，马克思列宁主义满怀信心地预言，社会主义必将在全世界取代资本主义，因为生产力“它自己就是朝着社会主义者所抱定的那个目标前进的”<sup>①</sup>。包括“四人帮”在内的一切反动派都不能把它阻挡。

第三，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上，“四人帮”的另一个忠实侍从“方海”的论点与“程越”如出一辙。他说，“人们在生产和交换中的相互关系”即生产关系，“是与上层建筑、特别是与人们的思想的影响分不开的”，“是在一定意识形态指导下形成和发展的”<sup>②</sup>。这就是说，生产关系即经济基础依赖于上层建筑，与上层建筑特别是人们的思想“分不开”。这句话背后的意思也是十分明显的，即上层建筑可以不依赖于生产关系，与生产关系分得开。于是，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成了凭空出现的东西，并且可以任意去“指导”经济基础的形成，而不必符合经济基础的要求，不被经济基础所决定。这真是历史唯心论的一段难得的直言不讳的“自供状”。这些主观唯心主义者与狄德罗笔下那架发疯的大钢琴何其相似。他们的妄想曲演奏得多么如醉如狂！

让我们听听历史的本来的雄伟进行曲。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sup>③</sup>“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sup>④</sup> 封建关系

① 列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列宁选集》第1卷，第89页。

② 方海：《学点政治经济学》，《红旗》1972年第7期。

③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7页。